



兩個秀才

(河北民間故事)

段俊如 何銳 整理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九篇民間故事。這九篇民間故事是“西方葫蘆兩個籽”“鼠皮皮袄”“珍珠衫”“聰明的張義”“兩個秀才”“石俊與蘭芝”“金簪子”“水母娘娘”“貪心的人”。有的歌頌了勞動人民的聰明機智；有的諷刺了地主和“讀書人”的愚蠢。多是流傳在河北各地，深入人心，富有教育意義的故事。

地

祝慶六一兒童節

兩 個 秀 才

(河北民間故事)

段接如 何銳 整理

劉漢宗 插圖

★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保定市裕華東路)

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證第三號

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

★

1958年3月第一版 1958年8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 1/32 • 1書印張 • 24,000字

印數：1—7,000冊 定價：(6)0.12元

統一書號：T 10086 • 151

目 錄

鼠皮皮袄.....	1
珍珠衫.....	5
聪明的張义.....	8
两个秀才.....	11
石俊与兰芝.....	15
金簪子.....	21
水母娘娘.....	27
貪心的人.....	30

鼠皮皮袄

从前有这么个人叫李吊魚。有一天，他在河里撈上来一条小魚，剛想把魚放到船上，忽然看到小魚的眼睛流出眼泪。他就問道：“小魚，小魚，你为什么流泪呀？”小魚說：“我是龙王心爱的兒子，今天我沒有听父亲的話，在海里玩，被你撈住了，我怕你把我的命伤了……”李吊魚听了小魚的話，說：“这个好办，你不用哭，我放了你好了。”他用手輕輕地捧着小魚，把它放进河里去了。眼看着小魚在水里打了两个滚，便沉入水底，等了一会，又游上来告訴李吊魚說：“吊魚哥，吊魚哥，过几天我讓我父亲来請你，到我家去玩，好报答你的恩情。你到我家以后，我父亲送你什么你也別要，就要我家那只小花猫，可別忘了呀！”說完就不見了。

一天晚上，李吊魚忽听外边有人叫門。他开門一看，見一个白胡子老头。老头說：“你做了件好事，龙王派我請你去作客。”李吊魚說：“我怎么去呢？”老头說：“你閉上眼，我背你去。”于是他閉上眼睛，伏在老头背上，只听鳴鳴山响。不一会，老头說：“睜开眼吧，到了。”他睜眼一看，哈！一片紅紅綠綠的宮殿，真是美丽极了。这时龙王出来見他，并用最好的酒席来招待他。龙王說：“多亏你把我兒子放了，不然我就沒有后代了，所以我要好好报答你，你在这多住几天吧。”李吊魚就在这里住下了。

临走的时候，龙王要送給他些东西，可是給他什么，他

都不要。龙王这可作难了，就問他：“你要什么只管說吧，要什么我給你什么！”他說：“我不要珍珠，也不要瑪瑙，我只要你家那只小花猫！”这下子龙王可为难了，給他吧，真舍不得；不給他吧，又答应了要什么給什么，想了半天，才把小花猫給了他，仍叫老头送他回了家。

回家后，李吊魚还是天天出去打魚，临走时，总是告訴小花猫說：“猫啊猫，我打魚去了，你看家吧。”猫就搖着尾巴送他到門口。从那以后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每天回家一看，鍋里都有热騰騰的飯菜，天天这样，天天这样。他很奇怪：“这是誰給我做的呢？”

后来他想了个办法，出門时，还照旧告訴小花猫：“猫啊猫，我打魚去了，你看家吧！”可是他这次并没真去打魚，他偷偷地伏在墙头上往里看。等到太阳将要落的时候，看小花猫打了一个滚，变成了一个大姑娘，忙着在屋里点火做飯。他看了高兴得要命，从墙上跳下来，一把将猫皮搶过来，抛到灶膛里燒了。他說：“你以后可不要走了！”姑娘一看没有办法了，想恢复原形也不能了，就跟他过起日子。

从那以后，男的打魚，女的帮忙。他們过起美滿幸福的日子。

又一天，皇帝在街上看見了小花猫变的姑娘。一打听，才知道是李吊魚的妻子。皇帝又喜又怒，喜的是他遇見了这样象仙女似的姑娘，怒的是这样的美女怎么被打魚的人給弄到手了呢？

皇帝回宮就下了命令：“把李吊魚的妻子选入宫里，給我做妃子。”李吊魚不答应，皇帝生了气，告訴李吊魚說：“限你三天把你妻子送来，过三天送不来，就把你杀死。”

李吊魚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，他妻子問他：“你天天回

来很高兴，今天为什么愁眉苦臉的？”他便把皇帝要她作妃子的事講了一遍。說罢兩人抱头大哭。后来他妻子想了想說：“別哭了，也別愁了，咱們还有团圓的日子。我告訴你：我走以后，你在家白天打魚，晚上打老鼠，做一件鼠皮皮袄。皮袄做好后，到我走的一百天头上，你去皇宫門口卖鼠皮皮袄，到那时，我們就会团圓了。”在皇帝的逼迫下，李吊魚的妻子就只得到皇宫里去了。

李吊魚从此就照他妻子的囑咐去做，白天打魚、晚上打老鼠。不久，皮袄縫起来了。到了一百天头上的时候，就去皇宫門前卖皮袄去了。

李吊魚的妻子在宮殿里，从沒有一点笑臉，皇帝愁的一点办法也沒有，怎么也不能使她发笑。可是到她去的一百天头上，她看到宮外边有个卖皮袄的便哈哈大笑起来了。皇帝高兴的不得了，問她：“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？”她說：“你看門前来了个卖老鼠皮皮袄的，我見過多少卖皮袄的，但从沒有見過也沒听說過有卖老鼠皮皮袄的，真是又稀奇、又可笑。”皇帝一听就命令手下人把卖皮袄的叫了进来。

她十分贊美鼠皮皮袄，对皇帝說：“如果你要穿上一件这样的皮袄該多美呀！”于是她劝皇帝买了他的。皇帝高兴的答应了。她又劝皇帝先穿上試試，皇帝忙脫下了龙衣蟒袍，穿上了皮袄。他又叫李吊魚穿上了皇帝的衣裳。等他們都穿好以后，她就大喊起来：“宮里有妖怪了，宮里有妖怪了！”外边有很多人跑进来，她指着皇帝就喊打，于是大家拿着刀、劍、棍、棒都向穿鼠皮皮袄的打去。

皇帝大喊：“別打呀別打！是我！是我！”

大伙說：“打的就是你！”

不大一会，就把皇帝打死了。



皇帝死了，李吊魚和他妻子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重新过起了美满幸福的生活。

珍珠衫

从前有一个穷苦农民，一年累死累活，仍是还不清欠地主的债，先被逼死了爹，后又气死了娘，他伤心的了不得，只得去给人家当长工。

这一年眼看快过年了，他到处躲债，躲来躲去也没有躲过，地主限他三天还账，不然就不让他种地。长工没有办法，只得应下。

三天到了，长工只得硬着头皮去见地主，走着走着，天上下开了鹅毛的大雪，他仅穿了件汗衫，冻的没有一点办法，于是他使劲向地主家跑，等跑到地主家，已经是满身大汗。

一进門，地主见到他一楞，心想：“怎么十冬腊月下雪天，他穿的那么单薄还出汗呢？”他问长工：“这么冷的天你为什么还出汗呢？不冷吗？”

长工知道他又起了贪心，笑了笑说：“我这汗衫名叫珍珠衫，这是件宝贝，穿在身上冬暖夏凉，越冷的天穿着越热，越热的天穿着越凉！”

地主半信半疑：不信吧，人家真是出热汗；信吧，那件汗衫也看不出异样的地方来。他想了一想说：“反正天也快黑了，你就住在我家吧，明天咱们再算账。”于是地主叫长工睡在磨房里，临睡觉的时候，他偷着把磨房的门锁上，心想：“如果汗衫不是宝物，他明天一定得冻死；要是宝物就设法弄到自己手里。”



夜里，大雪仍不住的下，冷风呼呼的飕，真是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长工在磨房里冻的直打哆嗦，不能坐也不能躺，只好在屋里围着磨盘转来转去，结果还是冷。后来他在磨上

打了打主意，于是他就推起磨来，渐渐的这才暖过来。天一亮，长工累的满身大汗，刚想歇一歇，但一坐在地上就睡着了。长工刚睡着，地主偷偷的打开锁，进门一看，呀！长工正睡大觉，头上身上都是汗珠。那汗衫真是件宝贝。

地主赶紧叫醒长工说：“你把珍珠衫换给我吧，我换给你一套皮衣裳，你欠的债不必还了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“好吧。”长工答应了他。于是地主换上长工的汗衫，长工换上地主的皮袍皮裤。

衣服换好了长工立刻给地主备了一匹马，地主说：“这干什么呀？”

长工说：“你骑上马，穿上珍珠衫讨账去吧，这么冷的天气，哪个也不会出门，保险能把账要齐！”地主高兴极了，拿了账本上了马，马上向雪地里跑去了。

刚一上马，地主觉着冷。他想，一定是没有到大雪地里的缘故。于是加了几鞭子，马便向大雪地里跑去。不大一会，因天气太冷，地主抱着账本就冻死在雪地里，再也不向穷人讨债了。

长工回家的时候，看见地主死在雪里，牵过他的大马骑上，回头向着地主说：

“羊羔皮袄你不穿，
偏偏要穿珍珠衫；
热了你就热了呗，
又为什么还往雪里鑽？”

聰明的張義

過去，有兄弟兩個，哥哥叫張仁；弟弟叫張義。弟兄倆都很勤勞、誠實。他們很窮，只有一畝半地。哥兒兩個靠給地主扛長活生活。

這一年哥兒兩個商量好了，哥哥出去給人家扛活，弟弟在家一面種自己的一畝半地，一面打短工。

張仁出去扛活，找到一個名字叫銀滿倉的地主，他們說妥全年工錢是十兩銀子。但是，若有一件活不會做就扣五兩銀子，若是兩件活不能做就扣十兩銀子；若是全年沒有一件活兒不能做，不但照數給工錢，另外還加十兩銀子。

張仁上工以後，干活兒很賣力氣，每天早起晚睡。白天去地里干活，傍晚回來還要到井上去担水。

不知不覺的三個多月過去了，有一天，銀滿倉把張仁叫去說：“張仁呀，你每天干的活兒可真是不少哇！白天到地里去種地，傍晚回來還要到井上担水。为了不累壞你，我看這樣吧：你把咱們場里那口井搬到院里來吧！這不就省得你每天担水了嗎？！”

張仁听了忙對銀滿倉說：“掌柜的呀！這活我可干不了呀！”

銀滿倉笑了笑說：“那只好按照以前講好的辦，扣你五兩銀子啦！”

張仁暗自叫苦，可是也沒有辦法。從此以後張仁干活兒雖然還是和從前一樣，但心里總不安定，怕銀滿倉再提出自

己不能干的活兒来。好容易熬到腊月三十了。他以为这五两银子总算到手了！誰知道就在这天晌午銀滿仓又把他叫去了，銀滿仓对他說：“張仁啊！你这一年給我干的活兒可真不少哇！差不多場里地里都干完了，就还剩下墙头上那点地还没耕了，你今天也給耕了吧。”

張仁听了忙对銀滿仓說：“掌柜的呀！这活我可干不了哇！”

銀滿仓笑了一笑說：“那只好按照規定再扣你五两银子，和上次扣的合起来一共十两，你全年的工錢都扣完了！”

張仁的苦真是比黃連苦十分哪！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，銀子讓人家扣完了，白白干了一年！……

張义在家里还等着哥哥拿回錢来买点东西过年呢，結果見他空着手回来了。張义問哥哥是怎么一回事，張仁把扣銀子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。張义听完点点头說：“哥哥不必难过，明年你在家种地，我出去扛活去。”張仁点点头也沒說什么就睡覺了。

新年很快的过去了，張义就出来找活，他誰家也不去，偏偏去找銀滿仓。他們很快就講妥了，全年工錢是十两银子，若有一样活兒不能做扣五两，两件活兒不能干全年工錢都扣完，若是全年沒有一件活兒不能做，銀滿仓另外給十两银子算为酬劳。

張义上工以后干活很卖力气，每天起早睡晚，白天到地里干活，傍晚回来还要到井上去担水。

不知不觉的三个月过去了，一天銀滿仓把張义叫到跟前說：“張义呀！你干的活兒可真不少哇！白天去地里种地，傍晚回来还要到井上担水。为了不累坏你，我看这样吧，你

把場里的那口井搬到院裏來吧！不省得你每天担水了嗎！”

張義說：“好吧！我一定這樣做。”說完就拿着鎬和鍬到場上去了。他到井邊就用鎬、鍬挖井周圍的土，不一會挖了四、五尺深。這時候銀滿倉由場外邊走來，張義對他說：

“掌櫃的呀！這個井真沉哪！我一個人扛不起來，你把井擡到我肩上去吧！”

銀滿倉听了忙說：“這我可擡不了哇！”

張義笑了笑說：“掌櫃的呀！這可是你不能擡，可不是我不能把井搬回家去呀。”說得銀滿倉閉口無言，趕緊走了。

自從這以後，銀滿倉仍不死心，又提了好多不能幹的事，但是，都被聰明的張義想法子搪過去了。

日子過得很快，轉眼又到臘月三十了。這天銀滿倉也把張義叫了去，對他說：“張義呀！這一年你幹的活兒可真不少哇！我家的活兒差不多都幹完了，就是還有牆頭上那點地還沒耕呢，你也給耕了吧！”

張義說：“好吧！我一定耕。”說着就从屋裏走出來，搬出了犁杖，套上了牲口。這時候正好銀滿倉从屋裏走出來，張義忙對他說：“掌櫃的呀！請你幫我牽着牲口，我打開墻吧！”

銀滿倉听了忙說：“這個活我可幹不了哇！”

張義笑了笑說：“掌櫃的呀！這可不是我不給你耕啊！是你不能給我牽牲口哇！”說的銀滿倉一句話也沒說就回屋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銀滿倉只好按照上工時講的條件拿出二十兩銀子交給張義。

張義把銀子分成兩半對銀滿倉說：“這十兩銀子是我哥



哥張仁的工錢，你騙了我哥哥一年勞動，現在應該給工錢了；這十兩銀子是我自己的，我勞動你得給我工錢，你少給一點也不行，可是多一點我也不要！”說完張義就拿着銀子回家去了。

两个秀才

从前，有两个秀才，自己覺得學問都很高，看不起種地的莊稼哥們；也看不起砍柴的人；更看不起打魚的漁民。

這一年，京城大考，兩個秀才都帶了銀兩奔向京城。他

們覺得自己才氣很大，到了京城一定能得頭名狀元。一路走，一路對口吟詩，好不快活。

有一天，他們走到一個小湖旁邊，這時天下着小雨，風從東南方吹來，吹得湖里的荷葉搖搖擺擺很像一幅美麗的圖畫，於是引起了兩個秀才的詩興，一個秀才說：“咱們就着這個美麗的景兒對一付對聯吧！”

另一個秀才點點頭，表示同意！

這個秀才說道：

“風吹荷葉千層餅，”

另一個秀才四外看了看得意的答道：

“雨打沙灘萬點坑。”

兩個人對完之後拍手大笑着說：“我們的對聯真是好極了！”

這時從東边走來一個撿糞的農民問兩個秀才道：“你們兩個剛才對的是什麼對聯呀？”

一個秀才說：“什麼對聯你也不懂啊！”

“你們說說看，不懂我還可以學嘛。”

另一個秀才說：“他若問就講給他听听吧！我們剛才說：‘風吹荷葉千層餅，雨打沙灘萬點坑。’怎麼樣，你懂這是什麼意思嗎？”

農民不慌不忙的笑了笑說：“可惜呀可惜！可惜你們二位這麼大了，還這麼不懂事。那湖里的荷葉是一千張嗎？那沙灘上的雨點坑是一萬個嗎？依我說，這對聯這樣修改就好了：

風吹荷葉層層餅，

雨打沙灘點點坑。

以後你們別自己覺得了不起了，虛心向別人學學吧！”



农民說完就背着糞筐走了。

两个秀才象木鷄似的呆了好半天，一句話也沒說，等撿糞的农民走远了，他們才又繼續往前走。他們走着走着，走到一个小河边，看見由远处跑来一群白鵝，到了河边就跳下河去了。这个景致又引起了两个秀才的詩兴。于是一个秀才說：“这次我們就着这个景兒作一首五言詩吧！”

另一个秀才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于是一个秀才吟道：

“远来一群鵝，”

另一个秀才对道：

“扑通跳下河。”

两个秀才走到河岸上一看，一群白鵝在浮水呢，但第三

句誰也对不上來了。這時由小河上游划來一只打魚的小船，船上站着一個老漁翁，笑嘻嘻的對兩個秀才說：“你們倆作詩只作了兩句怎么就不往下接了呢？”

一個秀才沒好氣地說：“你管的着嗎？如果你能行就給對上吧！”

漁翁微微一笑說：“這有什么難的呀，對就對上吧！你們剛才說：

‘遠來一群鵝，
撲通跳下河。’

應該這樣接下去：

‘白毛分綠水，
紅足蕩細波。’

二位！你看對的可使得？”

老漁翁說完，也沒等兩個秀才回答，就划着小船走了。等老漁翁走遠了，他倆才清醒過來又繼續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走到一座小山下，看見在半山腰上有座古廟。這個景致又引起了他們的詩興。於是一個秀才說：“我們對着這個景兒再作它一首詩吧！”

另一個點點頭。

這秀才吟道：

“遠看一廟堂，”

另一個秀才答道：

“不是關公就是二郎。”

他們走到廟門口一看，廟是空的。於是第三句就對不上來了。這時候從廟後边走過來一個砍柴的老人，他問兩個秀才說：“你們剛才說什麼來着？”

這回兩個秀才再也不敢無禮，就源源本本的把作詩剛作